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七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君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政術部五 禁令 典法 簿書 要會 德化

禁令一

增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

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顔蠋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制曰可　韓子曰董閼於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於喟然歎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

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

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懐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為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懐恩齊名懐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為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

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悦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

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閒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原慎出　防踰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　大為之防民猶踰之注言嚴令尚不能禁

后施　民悅　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禮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　滋彰　實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吾令實過

不再　無遷事不再令　莊子無遷令　禁非

發命易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發命之不哀

斷牛祭　毀房祀第五

倫字伯魚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神有食牛不薦者病先為牛鳴然後死倫斷禁　欒巴字叔元為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怪人破貲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悉毀房祀翦治姦巫遂絕百姓安之

雷在山　風偃草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以諭號令在南山之陽又諭其在外名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也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命以防微　禁以齊衆禮記鄭注云命令也謹案用教令以禁人之欲惡也　王制云執禁以齊衆不

赦過鄭注云赦以為人將易犯也

結信止訟　懲肆去貪周禮司市云以質劑

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左傳云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外內時禁 **先後刑罰** 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去其奇衺 **為之律度** 周禮宮正云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鄭注曰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怠懈慢奇衺譎觚非常衺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 左傳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為之律度與之法制

禁野橫行 **禁山為苑** 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周禮雍氏云禁山之為苑澤之沉者鄭元注云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

武威殺子 **羌胡自刺**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日者悉殺之奐嚴賞罰重殺子之令風俗遂改　又鄭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羌胡約病死每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縛束不與兵刃使醫治療愈者非一小大感悦

不令而行 **罔有不臧** 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尚書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苟臨人之有失則雖令而不從 **增戒家嬉** **禁游食** 晉書王沉為豫州刺史下令曰草俗之要惟在敦實學將吏子弟優閑在家必致游戲傷毀風俗可不教之　隋書汴州殷盛多姦俠令狐熈為刺史首禁游食并抑工商

立碓井 **置㪷斛** 北史後魏高祐為西兖州刺史令一

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禁婦人寄舂取水　冊府元龜曰趙賢通為冀州刺史市井多奸詐乃為銅斗鐵斛置之於肆百姓便之

戒淫風

助禮聘

後漢書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任延為九真太守厲戒屬縣淫風令男自二十五至五十女自十五至四十各以年齒相配　又九真民貧無禮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助之同時娶以禮者二千餘人

斥淫祠

孔帖云陳子昂言巫鬼淫祠熒惑人者務在嚴斥

復社祭

唐書高宗永徽中張文琮為建州刺史下令曰春秋二社本以為農此州獨廢近歲不登不祭先農所致乎其復舉之

農時差品

冊府元龜曰山陽太守秦彭闢稻田數千頃每農時親度頃畝差為三品吏不容奸

蠶月頒樣

又曰北齊蘇瓊守清河每蠶月豫下綵絹度樣于部內禁違式

流民設禁

僑人歸

本　冊府元龜曰蘇則為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設禁令干犯者輒戮　隋書令狐熈為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許捕魚鼈　禁網鳥雀　晉書荊州峴方二山澤中舊禁百姓捕魚鼈劉弘為刺史令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速改此禁　韓愈張君墓銘曰君諱署河間人改虔州刺史民俗多網生鳥雀相賣買時節脫放期福君立禁止

班令他郡　刻誓鄉亭　冊府元龜曰秦彭守山陽詔以所立條式班令州郡又曰王景為盧江太守刻誓于鄉亭令民知常禁

條教父老伍長　訓敕令尉掾史　漢書黃霸守潁川為條教置父老伍長班行民間諭以為善防姦之意　漢書王尊傳為安定太守敕屬縣令長丞尉毋以身試法又訓掾史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禁令三

原不掩弱不暴寡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使强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太公曰民有三械知之者昌不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無奪斂冬無奪藏此仁人之王機也

申以申命易曰重申以申命謹案上下俱申申勑號令也

先甲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出令也先庚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義同上

禁虣而去盜周禮司市云以刑罰禁虣而去盜鄭元注刑罰憲徇扑也案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

禁偽而除詐又云以賈民禁偽而除詐鄭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謹原蠶周禮馬質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

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謹再蠶為傷馬

禁物靡 周禮司市云以正令禁物靡而均市鄭注云物之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也

奇服怪民不入宮 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塞阱杜擭 周禮雍氏職曰秋令塞阱杜擭鄭注云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禁禽獸擭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作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

幾酒 周禮萍氏幾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謹酒 鄭注云使民節用酒也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夫人過市罰一幕 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鄭注云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

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馬若游觀則施恵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周禮載師注云謂不樹桑麻也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泉布者也

田不耕者出屋粟又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不耕者祭無盛周禮閭師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注云牲羊豕屬也庶民不養者祭不得用也

不蠶者不帛又云凡庶民不蠶者不帛注云不帛不衣帛也

不績者不衰又云庶民不績者不衰注云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毛詩小毖箋注云荓蜂掣曳也此戒羣臣曰汝

無敢摯曳我者為譎詐不可信若如是自求辛毒也

奮鐸以令　月令曰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　禮明堂振鐸於朝天子之教令也鄭注天子將發號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也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之法徇以木鐸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鄭注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圭璧金章不粥於市　王制鄭注云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於善也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王制鄭注云殺之非時不中食也

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　鄭注云凡以其不可用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鄭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也

表裘不入公門　鄭注云表裘外衣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振讀為袗袗單衣也葛之精曰絺麤曰綌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王制云云又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王制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也 不殺胎不殀夭王制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注云重傷未成物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胎懷也 謹關塞徑月令孟冬謹關梁塞蹊徑注梁橋也蹊徑鳥獸道也 不與世子同名禮記鄭注云避僭傲也其先之則為改也 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禮記注云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 無君者不貳采禮記鄭注服玄端也 士不衣狐白禮記注云避君也狐

之白為少意也

知防禮

知禁示民知禁

讀邦法禮懸教象之法于象魏屬民而讀邦法布德和令

讀時令月令

遽令驛馬軍書

憲令君之憲令

不得以地與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其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不得以屬通春秋鄭伯使其弟禦來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議事以制春秋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也

民不遷農不移晏子春秋晏子對于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左傳云楚王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不隳山不崇藪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左傳云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始禍者死 又云趙鞅涉賓以邯鄲叛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語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

越職即死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加衣于君上

昭侯覺罪典衣以為失其事罪典冠以為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職而有功越職則死

無障谷 公羊傳何休注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無貯粟 何注曰有無當相通

所存者命 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為用是不臣也為人臣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禁河伯娶婦 西門豹詳縣令

法令由一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丞相奏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

禁弓弩 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曰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備而抵法是奪民救也宏詘伏之

條教初若煩碎 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務節用殖財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禁署吏以

冨者漢書王尊傳為安定太守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敕母以冨者謂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

禁漁採詳商　珠禁禁採珠　火禁詳寒食　王吉斬不舉子王吉為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埋之云　禁山公娶嫗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祝之衆巫因娶百姓男女為公嫗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到令曰為神娶者娶巫家女事遂絶　鄭惲罷不舉子鄭惲字文公為下蔡長民生子相沿率不舉惲重設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為字

國禁　宮禁　增赦後出令冊府元龜曰陽球號令嚴明會大赦遷平原相出令曰前莅高唐志禁姦鄙令一蠲往愆期諸後效若受敎之後仍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　謂予不信明如皦日晉書王沉為婺州刺史宣令所

屬士庶能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苦者給穀五百斛若直指刺史政寛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斛謂予不信明如皎日

不得階緣免役

又云庾亮鎮武昌令曰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許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

丁寧款密

又云劉宏為荊州刺史每有教令手書付守相必丁寧款密是以人皆感悅令下爭赴之

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又云殷仲堪領晉陵郡禁產子不舉及久喪不葬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饑儉限令用錢

冊府元龜曰劉秀之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

杜民戶勒客船

隋書令狐熙為汴州刺史民有向街開戶者杜之客船停于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令行禁止稱為良政

禁令四

增制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名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訛僻王驕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冲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覯錦繡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勲戚下洎厮養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

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增勅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頽靡庶政雕弊徵聲徧於鄭衛衒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為俗朕方大變澆譌用清淄蠹眷兹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為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又

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嗇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歛固非取樂之意況目狗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偽是不經也自今以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又禁斷妖訛等勅曰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髪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

説或輒畜弟子號為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增碑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小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輙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絶之

增判唐姚齊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歳布徳羣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彛憲惟甲位當司

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徇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增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於萬姓漸於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

慢於終張於近弛於遠急於賤寛於貴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　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茍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

增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倫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周舊 魯初傳採周之舊禮夫魯有初　馭害　起姦法制以馭其害法

有起姦　無更　能用莊子典法無更左傳能用典矣　藏盟府　施邦

國藏在盟府可覆視也　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　儀文王

撢楚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蒍敖為宰撢楚國之令典　率由舊章　謹

爾侯度　增舉舊章　求令典孔帖云張曲江龍池聖德頌決絶補壞蕩瑕滌穢而闕典咸備擕章悉舉　又曰李翰屯田頌序聖上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民者　明練典故　增損儀矩孔帖曰李吉甫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　又曰鄭餘慶帝忠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綜

典法二

原慎五典書慎徽五典　屛棄典刑紂　非訖於威惟訖於富　尚有典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大夫相序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制事典趙宣子言為政也　三辟之興叔向與子產書云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注三代之法不起盛時司典之後藉諱天下公共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法為理具增規制遂定孔帖云韋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創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纂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于職規制遂定編於令柳宗元駁復讐議云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簿書一

增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其財受其幣九事謂九式鈎考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簿書又曰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要謂簿書文獻通考曰漢和帝

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内衆事謂之計簿　孔帖曰蕪穢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閲正盡一月止　又曰張嘉貞遷兵部負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决嘉貞為詳處不閲旬廷無稽牒　資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

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戸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戸比天寶稅戸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戸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

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税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衆寡前朝丁黄之數悉載縑緗國家幅幀萬里

阜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
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召三司孔目
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
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
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
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録後蘇轍亦倣其法為皇祐會計
録紹興五年邇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録　文獻

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
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原月要　歲會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又云贊冢宰受歲會終令羣吏致事注使齎歲盈文書來令上計也　具文　贊治漢宣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則辟名辟名者以官刑注辟多詐作書與實不相應也

司書　案牘主財用簿書　掌官契　善辭案周禮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後漢周紆為齊相任刑法善為辭案為州內所則也　計簿書

送解式 黃霸為馮翊二百石卒吏領郡錢穀計簿書以廉正見稱 公式令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條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三日了一百條已上四日了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延年文致 嚴延年治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反音幡致至密也言文案至密也

呂範關白 吳志初孫策吏呂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求必關白不敢私許當時見望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為傅著文簿使無所譴問權臨時悅之及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吏簿不用也

簿領 **符牒**

增**沉埋** **煩碎** 孔帖曰韋蘇州高陵書情詩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 又曰溫彥博為吏部汰澤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滿前時譏其煩碎

兵數 **役法** 宋史曰歐陽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 玉海曰慶元二年吏書許及之言法令便

民者莫切于役法請以新舊法删潤成一書赴尚書省審訂然後繕寫進呈六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　七司　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為尚書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　文獻通考曰淳熙元年吏部尚書蔡洸以考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以吏部條法總類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中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擁膝　據案　魏氏春秋髙柔為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焉　孔帖曰吕諲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諲獨頹然據案鉤視簿最

自昬　為樂　劉楨詩曰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昬亂　孔帖曰王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為樂

絶竄簿　擿僞牒　孔帖曰王微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

久易漫吏輒竄為姦徼始用墨　又曰盧從愿為吏部精力於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

人材簿　玉海曰紹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禄秩新書共五十八卷　又曰三十二年上謂大臣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于簿遇有選用搜而尋之無不適當

禄秩書

遵慶强敏　孔帖曰裴遵慶性强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裴

苗晉卿練達　又曰苗晉卿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上踵中興别二十五章之役要　玉海

書

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

簿書三

原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興為趙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對簿　謂獄訟文簿也

不改 謂上計文書不改也 舉書 多張文簿計簿也 校簿 諸葛亮常自校簿楊顒直入諫曰為理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亮謝之

增夜省文書 吳志云滕允為太常白日接賓客夜間省文書

牒訴倥偬 孔稚圭北山移文云敲扑喧囂煩其慮牒訴倥偬擾其懷

不署揩牒 孔帖曰襄王熅僭號迫羣臣作揩牒考功員外郎王巖托手弱卒不肯署

簿牘盈前 韋應物詩云束帶理官府簿牘盈目前

詔奬丁謂 玉海云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凡六卷一戶賦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

簿書填委 蘇軾詩云簿書填委入充堂

造貢籍成 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國良造貢籍成上之

簿書四

增判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彞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户失業枌榆暫别蓬篳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愍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税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獘之規徒狥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摭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

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叩兩端敢中獨見

要會一

增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助司會鉤考辟吏之計　又曰内宰歲終則會

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

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

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

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

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

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簡閱民數

及財物也要謂其簿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

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玉海曰衛宏漢舊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　又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師古曰計簿欺謾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公注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又曰黄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焉郡國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論課殿最歲盡遣吏

上計　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　桓譚新論曰漢百姓賦歛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於都内爲禁錢　北史蘓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䟽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

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為兩狀以二月間奏　又曰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召近臣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用江淮歳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歳運米五百餘萬即今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頼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録

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奬之仍付祕閣特前爲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糓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榷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歷元年詔御樂院内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内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

曰慶歴五年諸路監酒商税歳課比景徳會計録増三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録六卷詔奬諭内外歳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熈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戸口税賦場務坑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歳較増虧以能否為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戸部

尚書韓忠彦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要會二

原辟名　經費謂文簿不實也經常也　聽出入　考財用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要會計最簿書也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會計

事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不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漢書

嚴助奉計最嚴助願奉三年計最最凡要也　張蒼

張蒼遷計相遷為計相注計簿籍也蕭何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增稍食　行

事周禮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

掌皮　典枲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裘庖人掌皮典絲典枲歲終則會

歲杪　月稽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管子曰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

比要　簡稽周禮曰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要謂其簿下詳第一條

晏子　王稽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二年明上計　玉海曰秦

昭王拜王稽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會出入 **計中否**周禮曰太府歲終會貨賄入出又曰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考治成 **會政事**上詳第一條周禮曰鄉大夫歲終令六鄉之吏會政致事

較出入 **會盈虧**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臣都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 又曰嘉祐三年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會其盈虧以聞

願復置 **宜復修**玉海曰嘉祐六年諫官司馬光言民既困而倉廩府庫又虚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省浮冗而省用之願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 下詳第一條

能欺上府 **自稱太守**玉海曰貢禹言武帝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後漢書曰建武十四年越巂人

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

趙壹獨揖　裴諝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座問西方事　玉海曰裴諝拜河東鹽鐵使入計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不對

詔奬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　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為三司使以今財賦所入多于景德具歲所出又多于所入因撰皇祐會計錄略依丁謂所述集成六卷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凖上嘉之

互相關鍵　總為揭貼

陸贄奏議曰唐制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　玉海曰乾道四年度支郎趙不敵言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賦入分隸于戶部之五

司支用悉經度支臣置為都籍會計窠
名總為揭貼請付本曹自茲歲一易之　元封至泰山
太初祠后土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至泰山祠高祖
明堂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又
曰太初元年祠后土還受計
于甘泉注受郡國所上計簿　崔仁師口陳　王彥威
面奏　唐書曰崔仁師遷度支郎中口陳移用貫數千萬
詔杜正倫持簿使對唱無一謬太宗奇之　又曰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太宗面奏曰
百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可不諠耶臣自典計司按
見管錢糧文簿皆量入為出軍國所用
隨色占費終歲無毫釐差因上占額圖　出納奇贏披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玉海曰大觀中河北漕
臣任諒著河北根本錄
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皆披籍
可見　又曰宣和七年兩浙運副程昌㝢奏漕司以計

度經費為職臣分别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掌請詔臣編纂宣和兩浙會計總録頒之郡縣從之

要會三

增會稽史記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計也　原考成周禮以參互考曰成

受會周禮官聯以會官治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　受質歲之成受質

會計周禮司會聽其會計　會財會算也　致事上其計簿于君　稽事校簿稽事

增聽其會計周禮云天官司會掌典法則書契版圖之貳聽其會計　贊會又曰職幣以式法贊會事

日入月入又云酒正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

唯王不會玉海云天官言歲終則會者十一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王及后之飲酒服王之裘與皮事不會

歲終會政 又云州長黨正族師遂大夫鄙師歲終會政 納其餘 周禮云泉府歲終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會計其政 又云舍人歲終會計其政 盟書 又云大司寇盟書司會受其貳藏之 命其屬 又云小司寇命其屬入會 典路 又云典路鄭注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 歲會統月要月要統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屬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歲會以統月要月要以統日成 總綱舉目 又云尊者總其綱卑者舉其目 原質成 禮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質于百官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三官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然後成歲事制國用注成計會要也質平

也乎其計也歲事歲計也計一歲之用

增收穡　魯語云收穡而烝納要也注因祭祀以納五穀之要

原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之租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

不以時舉　詳前

增集課錄　急就篇云潁川臨淮集課錄注諸郡各上其計總會京師次其名錄

計文不改　玉海云石慶元封四年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唯吏多私征求無已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計帳戶籍　唐六典云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支調之

三月四時　又云比部京師倉庫三月一比諸司諸使京都四時會于尚書省

錢帛芻糧　玉海云慶歷會計錄二卷慶歷三年三司具在京出納及十九路錢帛芻糧之數

官吏

與兵及天下賦入又云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言願詔大臣考求祖宗朝逮天聖中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焉 鉤考中外帳籍又云元豐官制行釐其事歸比部參掌鉤考中外帳籍之事 五者既具蘇轍元祐會稽録敘云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若內藏右曹之積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須恢復後玉海云淳熈六年臣僚請為會計録上曰向者欲為此録緣取民太重色目太多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乃可盡除之

德化一

增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左傳曰子産相鄭一年輿人謂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又謂曰吾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寛為左内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

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疲精磨以歳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

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説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德化二

原先訓　自責　魏霸字喬卿為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激之皆懐慚息訟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著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慙悔　知足　用情　司徒掌十二教教民以度教節則人知足以俗教安則民不偸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格心　捉耳　書格其非心　劉矩字叔方為雍邱令以禮讓化人有爭訟者矩捉耳告之以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　和解　諦思　吴祐為膠東相有訟者身到閭里和解之民化

其德自後爭訟省息　杜畿字伯侯為河東守有訟者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後少有訟者

風動草偃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論語草上之風必偃

丕變　胥效書民用丕變　詩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笞訟主　寢訕上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訟主取財物叔笞之曰主非爾主耶主間之大慚而還財也　劉惔字真長為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惔歎曰居下訕上敝道也上雖不君下不可失禮寢而不問

陳和睦　譬禍福潁川多豪強難治趙廣漢患其俗朋黨乃搆會吏人令相告訐由是為俗人多讐怨及韓延壽為潁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召郡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謠俗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以為便可施行　仇覽一名香字季智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我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

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于不義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敷五教　設四誡

書敬敷五教在寬　秦懿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設四誡以定交親長幼之禮導教化者擢為鄉三老也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荀氏傳云虢為揄次令為政有德鳳集其境　王隱晉書應舉為南平守郡人歌之云

蒲鞭相恥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南陽守愛民如子　陳思王賦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

東觀漢紀寇恂為潁川守賊不入境車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蜀志董和為成都令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劉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

子皐為縗　唐尊褚衣

成人有兄死不為縗子皐為宰乃為縗　王莽太傅

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下車以播污其衣莽悦封平化侯

庳車悉高　僞物皆棄

史記孫叔敖為相王以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閭里使高梱乘車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教而化　潁川人感延壽化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皆棄之市道

化民成俗　敬教勸學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衛文公

閑閤思過　省俸助婚

韓延壽為馮翊令有昆弟訟田延壽曰是教化不行遂閉閤思過訟田者髡鉗謝罪以田相移　任誕為九真守詳太守

學者比鄒魯　諸生執俎豆

文翁化蜀教人讀書學者比于鄒魯　韓延壽為潁川人家嫁娶喪祭禮使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人行禮

道以德齊以禮　性相近習相遠

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言人同

稟五常之性趨舍相近但所習異漸積而相去遠也

鬻羔豚不飾賈　銷金石

不累日 史記孔子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不飾賈路不拾遺　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也

風俗和平囹圄空虛　吏民

富實獄訟止息 新序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刑人　漢書龔遂為渤海躬率以儉勸民務農

增袞衣　儒服 孔叢子曰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冊府元龜曰于邵為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百人來圍州城邵遣使說喻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

不疑因冊府元龜曰唐田留安武德中為魏州總皆降之

示無疑阻　明其教令

管劉黑闥之亂也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疎遠皆至卧内由是人情遂固　又曰令狐楚穆宗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帥韓宏以重法繩之莫革其性楚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化

何必刑法　無不感泣

彙苑詳注曰陸象先為劍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民慢且無畏矣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刑法以樹威乎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彰義節度招撫等使既平淮揚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度笑而答曰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

先驅以歸　中道而逃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允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為紀綱之

僕士卒不願去屯于境上楚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已次城北將大冦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驅以歸　又曰陽城德宗時為道州刺史以家人法為理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税不登觀察使數誚讓遣判官崔其往案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逃

野無遺冠　人不帶劔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野無遺冠時人語曰城中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冊府元龜曰晉馮揮為靈州節度使清岡土橋之間皆氐羌俗剽掠行旅揮加以恩惠質以義信自是人不帶劔道不拾遺

縱之見母　悉令歸家

冊府元龜曰呂元膺為鄂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獄囚囚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後至者　又曰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當其

罪臨名囚悉令歸家耕種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不取小魚　果格猛獸

淮南子曰季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馬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冊府元龜曰唐元德秀為魯山令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盜自陳願殺猛獸以自贖德秀破械出之翌日果格猛獸而還

始相慈愛　咸自款服

經濟類編曰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又曰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德化三

原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 並易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瀌瀌　見晛曰消 並毛詩　飛鴞好音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注鴞改音喻惡人從化　汝墳遵化 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墳之國　違命從好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注言人不從上命從上所好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 書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 書

入其國其教可知 禮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論語

以寬服民 左傳子産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養之以仁

敬之以禮新序子貢云子產相鄭牧民云云竪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史記云子產相鄭一年竪子云云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小人不為非新序云子產市不預賈子產道不拾遺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及於寬政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施道教民上下和洽史記孫叔敖惠在愛民家語子游問孔子鄴有聖令為史公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瀉鹵生稻粱也子產治單父民不忍欺史記風俗移人漢刑法志民有訟者移病思過漢書韓延壽為東郡三年延壽守東

郡民不忍欺漢書韓延壽　吏民向化漢書黃霸為頴川守　罪無重囚漢書黃霸為頴川守治獄八年　田者讓畔漢書黃霸為頴川守　遺錦詰吏益部者舊傳　因其迹黃霸代韓延壽為頴川因其迹而大理　天下無寃民漢書于定國為廷尉　戍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

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不言而治 漢書原涉為谷口令不言而治

德者化所由興 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刑罰之甚者至于誅

王政化之為貴 又說苑詳論政

撫以恩信 後漢蔡彤為遼東守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

口無惡言 漢書卓茂遷密令

伏其化 卓茂字子康為密令人遺吏米肉而訟之茂曰遺人之物情也不當彊耳人服其化

為政寬恕 後漢魏霸守鉅鹿以簡樸寬恕為政

仁化 後漢劉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

遣徒歛親果還入獄 後漢鍾離意傳意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

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遣徒歸家應期而還陳留耆舊傳虞為細陽令每一年伏臘輒遣徒歸家

小人知恥蔡邕胡伯始碑文云

狗吠不驚華嶠後漢書岑熈為東郡太守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後漢岑熈為東郡守民歌云云

生男字吳後漢吳祐為膠東相安邱男子毋邱長過醉容辱其母長殺之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即移安邱逮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齧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生男名駱會稽典録駱駿

以江為字江祚為守民感其德生子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閤自責吳祐

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蒙焦為小黃令

放囚歸家臨淄令放

因如期而至

政惟仁簡　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一郡慕化　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為會稽守

老少攀車　東觀漢記第五倫為會稽守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吏民攀轅　華陽國志嚴遵為揚州牧遷去吏民塞路攀轅

老弱號哭　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使君

五夷號哭　續漢書种嵩遷漢陽守吏民五夷男女號哭

百姓揮涕　陳留風俗傳

王侯泣涕　後漢班超傳超被徵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刭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

篤義多恩　典畧云趙憙為平原守百

姓為作歌

賴遇賢令彭子陽　謝承後漢書海賊欲向郡太守請彭脩守吳令

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東觀漢記張堪為漁陽太守教種作民歌云云

百姓歌來暮　東觀漢記廉范為蜀郡守

巷路歌來晚　後漢賈琮傳曰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男名賈男女名賈女　謝承後漢書賈彪補新安長養子數千

亭長請罪　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亭長借牛不還人訟之恭令還再三不從恭欲解印吏人泣亭長請罪

兄弟感悔　許荆為桂陽守

行春到耒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判乃對之歎曰教化不行罪在太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罪

姦吏復職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姦吏閒名引去名令復職　恩化魏志劉馥為揚州刺史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遺粟繫樹魏志桓階為趙郡太守　民服德化宿惡奔迸吳錄王鐔曲阿人為武城長

以孟為字吳志孟宗為豫章守民感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盗賊空吳錄云王鐔字世容為武城長人歌云云

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為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　生為立祠晉書荀勗為安陽令

百姓愛之又云鄭柔廣平守　市無二賈王隱晉書甘卓為相州刺史

以仁為首以惠為先劉梁碑云君遷桂陽太守班序

以正云云

增南土美之晉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南土美之歌曰後世無叛由杜公

海沂之康又曰王祥為徐州刺史政化大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耆老中坐流涕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破銅券與盟又曰應詹為南平太守時武陵溪蠻並反詹名蠻酋破銅券與盟

哺乳我漢書始興王憺為安西將軍還朝民歌曰何時復來哺乳我

前兄後弟又曰夏侯夔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鄭小鄭北史北齊鄭道昭為兖州刺史子述祖又為之人歌大鄭公小鄭公五十載風教同

案得百姓清德頌又曰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御史下察州郡至北徐惟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遷兖州刺史

曲堤羣盜屏跡 又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羣盜多萃於此舊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至盜奔他境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易田攺鞭 又曰後周崔謙為濟北太守公田多沃壤謙易之以給民又攺鞭用熟皮示恥而已人頌崔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罷漁獵郤丁庸 又裴俠為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為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為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

清鄉安定 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

樊安定

不殺非時草　唐書顔游秦為廉州刺史時劉黒闥初平人多强暴游秦至郡敬譲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米粟賤追李峴　李峴為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出為長沙郡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謡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德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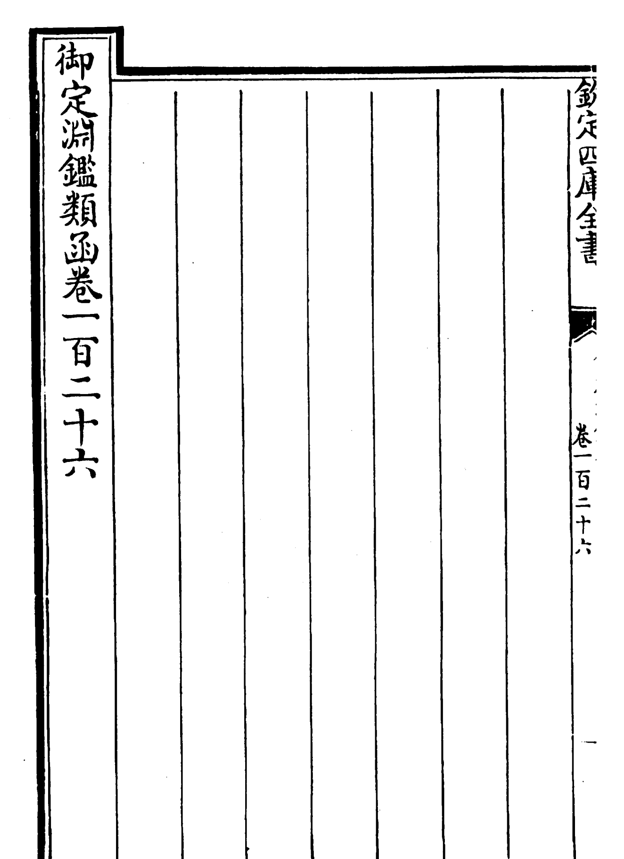
增碑　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

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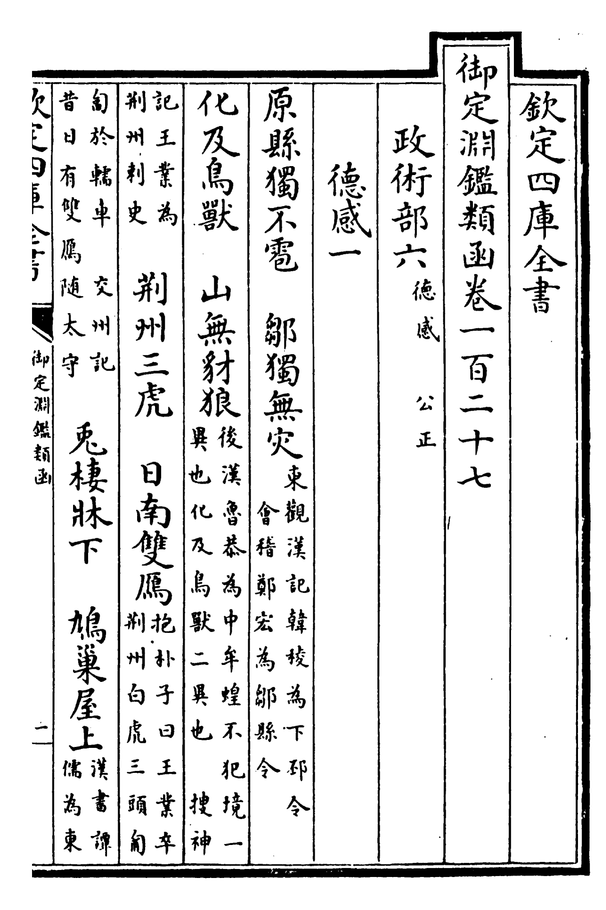
增墓誌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曰擢知

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寃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為書榜聮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

訟吏亦畏㑅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政術部六 德感 公正

德感一

原縣獨不雹 鄒獨無灾 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會稽鄭宏為鄒縣令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 搜神記王業為荊州刺史

荊州三虎 日南雙鴈 抱朴子曰王業卒荊州白虎三頭匍匐於轜車 交州記昔日有雙鴈隨太守

兎棲牀下 鳩巢屋上 漢書譚儒為東

郡守恤孤老雉兔棲牀下　益部景敎爲白水令

鸞鳥至學宮　鳳凰集境

內　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　荀貌詳德化

牛入界逃疾　虎出境

渡江　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
隣郡人多牽牛入界　後漢宋均事詳太守

增箱乘馬　笞泥龍

冊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爲翰林學士契丹之陷中原也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露宿草中維胡騎連羣經其左右而馬若箱其口然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又曰周李元懿爲青州北海縣令泥龍求雨無應笞龍責之即日雨足

獲甘澤　生穭穀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徽初爲郢州刺史時亢旱自暴祈禱竟獲甘雨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　又曰馬燧爲懷州刺史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敎化

收瘞暴骨去其煩苛其秋界中生穭穀

日青暈　月赤明

太平御覽曰政昇平則日黃中而青暈　又曰政太平則月多耀政頌平則赤明

鱷魚盡徙　蝗蟲不食

唐書曰韓愈遷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令判官泰濟以一豚一羊投湫水祀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湫水盡涸徙於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冊府元龜曰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褒之

放蛇歸林　飛蝗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林下復送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　冊府元龜曰晉趙廙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廙考滿之後量留一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竟免為害　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歸崇敬大歷中充

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舟人請以小艇避禍崇敬曰舟人數百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為害　又曰殷希堯初仕晉使於吳越及泛海風濤暴起檝師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天鑒豈無汝等但以我為非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

鹿夾轂行　虎低頭伏　漢書曰鄭宏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宏怪問主簿黃國賀曰聞三公車轓畫象鹿明府其為相乎　錦繡萬花谷曰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獲二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是殺人者當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其一鳴吼自奮遂放去之

螟螣消亡　樹木茂盛　鄭康成箋詩曰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　又曰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蒿堪

為宮　物生於野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因名蒿室　冊府元龜曰後唐衣象先唐末為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飢有物生於野形類蒲蒻其實可食貧民賴焉　其精畢至　見效可信鶡冠子曰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漢書李尋傳曰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璚英朱草　甘露醴泉焦氏易林曰璚英朱草仁政得道　又曰甘露醴泉太平機關　麞為麒麟　鵠為鳳凰論衡曰武時太平氣和麞為麒麟鵠為鳳凰因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　黃霸潁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曰黃霸外寬內明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後漢秦彭為山陽太守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而虎擾　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　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

子産治鄭蔡不生　梁冀別傳云子産治鄭蔡不生鴟梟不至

增天氣自正　河上公注老子云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

原以身填堤波稍還郤　前漢王尊傳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郤廻還

增鳳凰來舍　焦氏易林云仁政不暴鳳凰來

含

原張君為政桑無附枝詳德化

蝗不入密界後漢卓茂

詳縣令

去珠復還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為合浦令

蝗不入茂陵孟都楊錄為茂陵令蝗不入界

天旱自責應時澍雨後漢書周暢為維氏令天旱自責稽首流血云云

甘雨即降桂陽先賢傳云張喜為平興令天旱積柴自燒甘雨即降

反風

滅火陳留耆舊傳云劉昆為江陵令火災昆向天叩頭濡然下雨

增萬物豐茂王逸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甘雨輒澍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

蟲飛不集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永平十五年蝗發太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增搆火自焚經濟類編云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降輔乃自暴庭中積薪柴聚焚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未及日中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

原蝗蟲消死 搜神記何敞為無錫令

增束先生通神明 潛確類書云束晳為廣陵郡界年大旱晳請雨三日雨澍衆謂晳至誠乃歌曰束先生通神明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為西華令

蝗飛盡去 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北海先賢傳云公沙穆為弘農令界有螟蟲請以身禱同雲四集雨下滂沛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五星若貫珠 初學記云至德之萌五星若貫珠

蠶一年四熟 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然陟使路敬潛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風濤開霽**又云王義方以與張亮交遊貶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酌水而祭為文曰行慾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累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時當盛夏風濤毒蒸既而開霽南渡**鸜鴿食蝗**又云漢侯益乾祐初為開封尹時楊武雍丘襄邑蝗益遣人以酒餚致祭二縣蝗為鸜鴿聚食**嘉禾者仁卉也**太平御覽云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稃二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國政文則同穎而異本

德感三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聖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

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横滴祥風左右吹謳謡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旱霖雨適降詩曰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恰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謡頌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渟風之不遐

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奧源得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為言既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頴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巖間傅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倬五聖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

赫吾君之光賛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無逺而不㑹則成周之徳未足雙越裳之来今至再是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壁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焉而不竭象君之徳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徳兮降之嘉生寀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歴試表休

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皁引薫風於和氣承湛露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稃稱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令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聖人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為仁示有武

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恵化廣被品物流形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瀼於桀其英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絪緼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唐楊烱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非圄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為

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賫香幣徃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猫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

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增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靄靄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黄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

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滓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然矣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為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究為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歟倉廩實歟風俗厚歟人民樂歟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

君名集白

公正一

增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册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為司農卿

趙元楷為司農少卿懷静不悦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為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劔

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三禮為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為著作郎兼修史時黄門侍郎張説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録見論證對魏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即子元）修實録論魏齊公事殊不相假與説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

為户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内侍魚朝恩置

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造與侍御史李衎以正言折之衎辭直而強頗忤朝恩

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

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

録曰陽城為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為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

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収其資糧分為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為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内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

為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為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蕘為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為萬年令蕘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

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

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

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遹元符末攻曽布章數上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遹跨馬入朝不復内顧既歸復舉哀布敗遹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吡吡弗子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騰柯潜為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

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説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郤銑代已為左丞銑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銑聞曰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益部耆舊傳云任昉字文始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正

身直道而行由是責戚斂手

書法不隱　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董狐奮筆　劉瞰索紙 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最備史官有法董狐奮筆趙孟受惡　晉諸公贊云劉瞰字長升為侍御史部尚書郭彰呵瞰我不敢截君角瞰厲色曰天子法官而索截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校衆人解而止瞰嚴直之望聞於內外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戚貴幸奢淫不奉

法度宥容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治
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欲収之詳司隷校尉皇

后家容 鞭太子傅令

後漢虞延為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輙加搒二百 梅陶自序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傅令觀友莫不致誅余笑而應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

為擻名

鄧通 奏請誅鼂錯

漢申屠嘉為丞相鄧通方愛幸入朝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罷朝坐府為檄召通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又曰申屠嘉為丞相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鼂

梁冀

帶劍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字處冲為尚書初為梁冀弟允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恃勢不恤王憲帶劍入省陵比冀入勑羽林虎賁奪冀劍即治劾奏罪允謂陵曰舉君適以自伐也　東觀漢記曰宋宏薦桓譚才學洽聞其能幾及揚雄劉向於是名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悔於薦舉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薦之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故非忠臣

解狐薦讎　謝安舉親　韓非子云解狐薦其讎於簡王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晉書謝安傳云于時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曰安

違衆舉親明也
元不負舉才也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後漢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朱
零朱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
死滂不可違　典略云荀彧有羣從一人才德寶薄謂
彧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耶彧笑曰官者以表
才也若汝不任
人其謂我何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

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
心恨中部平永缺意牒曰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　吳
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
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
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鍾離獨委贓珠
紀山不視眩玉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上以贓珠賜羣臣
諸尚書皆拜意獨委於地明帝問委珠

何也對曰陛下以賦珠賜忠臣故臣不受　華陽國志曰巴郡陳紀山為司隷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玉公卿以為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

稱以方正　號為廉平　後漢吳良為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晉書李允為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為廉平

未嘗至室　敢拜奉觥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汝南太守歐陽歙臨饗衆出教曰西部督郵繇延資性忠貞云云欲獻延於朝功曹郅惲字君章於下坐愀然曰司正舉觥按延資性貪邪云云敢拜奉觥歙大慙

免李嚴無怨　劾曹騰無恨　蜀李嚴與諸葛亮皆大臣後嚴運糧不繼矯命令還廻軍亮歸免嚴為民及亮卒嚴嘔血而死以亮在尚有補過復位之望也論者以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亮之公正過之也　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曹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得其書上奏太守

并劾騰帝寢之無恨憤稱曷為能吏

出獄俟不謝　在位薦有隙

後漢范滂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諝理出之俟揖而不謝人問之滂引叔向祁奚之顧也　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公位薦琳為廷尉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魏孫資劉放用事大臣莫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毗之子敞諫毗云云毗正色曰主上雖未聰明亦不為闇劣吾立身有本末資放不過不令我作三公何危害之有　晉羊祜字叔子不受私謝拜官公庭謝恩私室也

增折懿宗　感張說

冊府元龜曰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比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詿誤者求禮廷折之曰懿宗擁強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退保城池乃遣禍於草澤詿誤之人豈為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羣臣愕然謂之切當　又曰宋璟為鳳閣舍人長安

中張易之誣搆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惶惑廹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犯顏流貶芬芳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楚守正　贊無忤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左僕射太和末李訓伏誅大臣從坐者八九人京師大擾文宗夜召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覃為宰相危疑之際楚多守正　又曰梁劉贊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不為屈　何見謝冊府元龜曰李勉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屈竟為所抑　又曰劉奇為吏部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為監察御史二人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才本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　朝恩銜　嗣業報冊府元龜曰李勉為京兆尹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每候其

將至則盛具數百人之饌及勉蒞職朝恩入監府吏請于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俟太學軍容宜厚其主禮朝恩聞而銜之　又曰杜景儉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又鞭笞僚吏時以威勝景儉叱左右各罷散房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

令讓魏徵不從盧坦

唐書曰或有言魏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可不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惟事形迹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　資治通鑑曰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太常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望

出二人　先謁九廟太平御覽曰源乾曜開元中為侍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仕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

象先孤立　陸贄立爭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

不從令城　不謁輔國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城每事干仙

芝芝多不從

又曰韋倫肅宗乾元三年拜襄鄧等十州節度時李輔國用事倫不私謁輔國由是改秦州刺史

未甞私謁 **不事新貴**

冊府元龜曰楊綰為吏部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托之綰清貞自守未甞私謁

又曰韓臯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龜曰于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勃焉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鄭朗為起居郎太和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退帝命朗等適所記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

親無所縱 **堉安**

得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饍就望江舊宅盡名故人親戚與之酣

宴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為歡令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戚有犯一無所縱

續問奇類林曰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班自國家非卧房箱籠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不涉朋比 不遺私屬

册府元龜曰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又曰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涖州邑之職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問奇類林曰王安國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喜歐陽修 責高若訥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素不喜歐陽修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掃卻善避權

勢以逮嫣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公大驚喜曰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以為當黜修移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恥事

蘇頲一切罷　仲方三疏奏　冊府元龜曰蘇頲開元中知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庫物不新鮮不以進頲一切罷之　又曰張仲方為荊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

富貴非所顧　親戚不曾有　續問奇類林曰真宗欲以劉氏為后楊億不肯草詔曰如此富貴非所顧也　又曰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宗從容語曰御與中宮近屬已擬御差遣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啟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

裴玢不交權倖　羅貫不受請托　冊府元龜曰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

歷二鎮頗以清心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　五代史郭崇韜傳曰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冊府

宋璟執奏月將　袁高抗議盧杞

元龜曰宋璟神龍中為黄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有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宫掖將為禍患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　又曰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亦迴聖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負元迄今以高為第一

復來則不見也　餘人可盡戮乎

問奇類林曰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終不見也　蘇軾剛說曰孫君立

節真可謂剛也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罪麟因以大小使民十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不可曰逗遛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斬乎

孔穎達犯顏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

冊府元龜曰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每犯顏進諫孔毋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報諍爭愈切　又曰李朝隱為長安令有宦官干以非法朝隱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制褒之

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　拒武三思於謟附之中

冊府元龜曰韓思復睿宗朝為給事中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謟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俎

能正其志　周易明夷彖辭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直

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曰退食減膳也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毛詩蒸民篇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增靖共　又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原無偏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

正而不譎　齊桓公

晏子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

服裘對曰臣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陳完辭未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顧吾射子也

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狗注云孟田獵陳名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弒也於是先攻孔父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趙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尸

沒齒無怨 論語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

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求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也而中知免於罪矣

虞丘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

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楚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入言之王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乃其父也請死于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乃伏鑕而死

無所阿避 史記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正廉直無所阿避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荊人有遺弓不肯索曰荊人遺弓荊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 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公殺管叔 左傳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産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杜預注曰太叔游楚
之兄弟也亢蔽也蔡
放也吉太叔名也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桀叔魚向弟

治化之本德教之基 應璩與州將箋云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也叔向數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改也

荊王不朝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于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

齊桓公相管仲 左傳云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說苑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

奉法不黨說苑曰虞邱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公正無私 孔子家語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公平無私 韓詩外傳云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先國家後私讐 史記藺相如傳云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兵於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卒為刎頸之交

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

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賜而令吏勿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治天下必先公

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出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注曰上志古記也

治天下當無私

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已也

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矣

古之公

也篤今之公也薄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為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　陳平為社宰里老善之史記陳丞相世家云陳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任安為人分衆人皆喜史記任安傳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　日磾殺弄子漢書金日磾傳曰磾子二人為武帝弄兒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　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　所薦來謝絕不復通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即

絕弗復與通

案太后外孫 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王駿奏匡衡 漢書王駿傳云駿為司隷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

解光奏王根 漢雜事云哀帝時司隷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上遣根就國免況為庶人

公法不阿親 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是之謂公

不可干以私 漢書云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亭長白

奴鄧宏賞之東觀漢記鄧宏傳宏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奴辭繫長壽亭宏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健直當然不吐剛而謟上不茹柔而黷下漢陽太守銘敦方足以正衆邪肅清足以濟殊俗云云志在奉公前漢蓋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烝民無恐用能隆興肩嗣與天無窮也太子賂遺鄭衆不受後漢鄭衆字仲師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及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

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

刺舉無避 漢書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正色當階 續漢書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執法守正 東觀漢記云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車騎□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駕故收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墮詔出左遷昂邱長

以言受進終不肯謟 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

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無所屈撓 後漢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諤直言無所屈撓

不避強禦 後漢書鮑永傳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

不畏豪族 謝承後漢書王閎傳云吳郡王閎字公選少為小吏慷慨有大節為冀州刺史冀人強悍又多豪傑閎欲厲威柔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書不畏豪族號曰王獨坐也

歛者私恩案者公法 續漢書蘇章為冀州刺史詳刺史

以清減責辭疾不聽 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詣謝不見 後漢蓋勳初為漢陽刺史時武威太守貪橫從事蘇

正和按致之凉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勳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貪鷹欲鷙而烹之何哉鵠從之不殺正和正和詣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

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死一郡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赦遂竟治之

不以私好害公義

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也

言事無所依違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孟玉亢直不恤其親

風俗通曰樂安周糾字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留宿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肩客周孟玉欲

作亢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市無阿枉 後漢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悦服

笞齎書 陳蕃字仲舉為樂安守梁冀遣人齎書有請托不通使者以詐為謁蕃笞殺之左遷修武令

投囑書 任棠為太守有人囑書投之於水

不受私謁 後漢楊震傳云震公廉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 後漢樊準為州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不通書記 後漢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為太常常卧病齋宫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詣獄内自劾

斷絶書屬 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孝廉弼知權貴多請託弼乃預敕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詣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即日考殺之

當朝正色 會稽典録云魏朗字少英上虞人轉功曹書佐功曹史吴翁被裘以加朝朗以裘非臣服非翁不敬敕卒徹去府君嘉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也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云孔翊字元恕為洛陽令置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字稚圭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廳事置大器水悉投置水中一無所發

因書於令拒而不受 續漢書袁安傳云安字邵公質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受

不敢以私人 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敕功曹占署文學滂不聽曰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

玷汚清朝不敢以私人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後漢書袁紹傳云官渡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逄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紀對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

不以私欲撓意

典略曰荀彧折節侍王坐不累席在於臺閣不以私欲撓意

致貨因市皆以挂壁

魏志陳泰傳曰泰字元伯為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呉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出林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呉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呉中郎將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棄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

貴其公亮

魏志崔琰傳云魏國

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不作輕重諸葛亮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詳簿書

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為郡都尉高臺廳事前槐樹白露類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

太守教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臨湘令長沙太守丹

陽徐祝二月行縣以草織敕縣除道路規以方農作時楫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郎君升危包咸遂杖二十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府君行春咸留守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公會則相見退無私面

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宏字季和為荊州刺史上表以皮初任襄陽上以為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以宏壻夏侯涉為之宏曰夫總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理一國與一國推賓吾總荊州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乎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王彪之臨會稽教云平役均賦則民皆米蘇抑強扶弱則衆無寃訟矣

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名實篇

云

劉毅自表戒齋 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曾齋而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戒齋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

剛正直繩 王隱晉書傅咸傳云張華建議起咸為司理校尉固辭不免乃力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嚴師憚

雅然正色 傅咸中郎將曹府君碑云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正身率下 晉諸公贊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輕撓

陶丹責任子 晉書陶丹子據任在武昌私還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迯還前任竟不

見也

任公平而塞私謁　王隱晉書李重傳云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抑爭競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悶不畢舉又特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

殺卿者刺史哭弟者道將　干寶晉紀云荀晞為兗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增顧陛下慎之　册府元龜云唐杜正倫為給事中魚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朝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願陛下慎之

挺持曲直　又云唐李義琰為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惛伏義琰獨挺持曲直勣甚禮之

不交一言　續問奇類林云宋璟當則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璟獨不為禮元宗朝召璟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朂馳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

思最歸訢上嗟歎良久

拒武三思 冊府元龜曰宋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饑饉梁王武三思恃寵專權有私封在貝州徵其賦璟拒而不與

撲殺王慶之 續問奇類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一日慶之忤旨命昭德杖昭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

爭之彌切 冊府元龜云徐弘敏字有功為司刑寺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搆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莫敢正言有功獨論奏曲直武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

忤上得罪所甘心也 又云韓休為虢州刺史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常被支稅槀以納閑廄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

縣令敢拒大夫命 又云

楊瑒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所隱匿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敢拒大夫之命瑒曰所論為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貞壯其對

恐非保人之術 又云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限及韋氏敗有司舉徵租調瑒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免之

中立正色 又云孟簡為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獨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之而不敢退黜

領考功事 又云趙宗儒為司勳員外領考功事定內外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遷考功郎中

妻老且醜 又云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

唯唯

不往 彙苑詳注云京兆尹李實曰韋純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純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居中無違附 太平御覽云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於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

出付御史臺 冊府元龜云孔戣為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讒諧于本使監軍以圖不軌追至京師鞫於禁中戣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鞫得其狀

禁賣人口 又曰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托賣南人為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盧從史有賢佐 韓愈墓銘云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戣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言以對

將加害者數四 冊府元龜云賈直言生河朔間

始以孝聞鄉里得齒士類從為李師道賓佐順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數四

遇事不回 又云崔祐甫為永平軍行軍司馬性剛直遇事不回

不附李實 又云楊於陵為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叶遂為實媒蘖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改秘書少監

風采動一時 孔帖云崔咸為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謝絶楊國忠 又云薛苹父順為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絶

清正見知 太平御覽云王及善為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李遜為越州刺史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己任故所至輒理

杜悰語塞 桑苑詳注云太和中唐持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京兆尹杜悰欲以親戚托之持輒趍降階伏悰語塞

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事文類聚云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正色待太后內侍又云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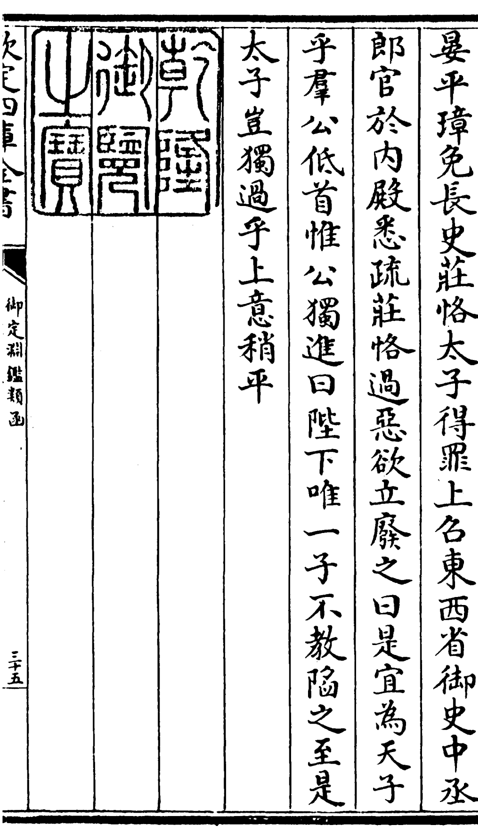
默識范理續問奇類林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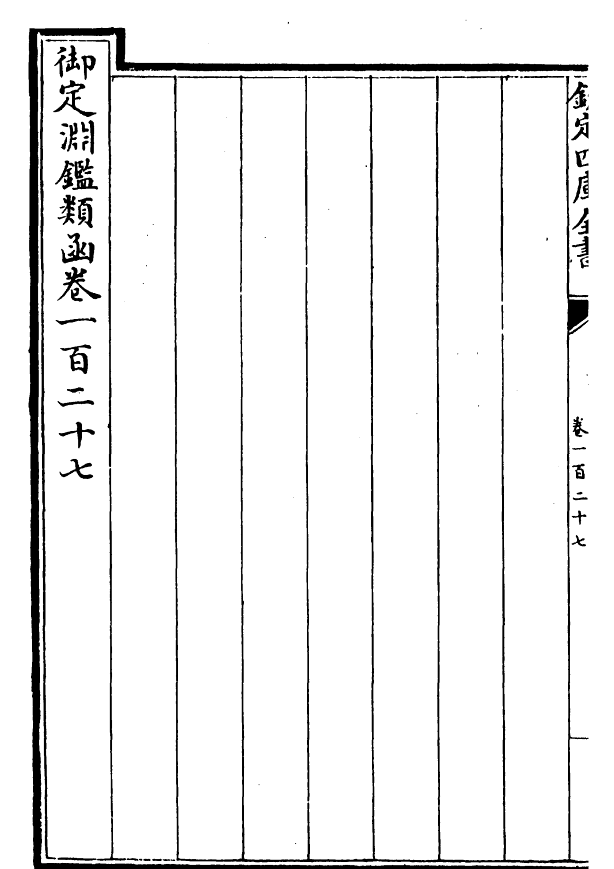
增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

長衢貴髙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縈紆僻將求坦蕩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温字宏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戸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禄長史晏平以財



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名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内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